

戰時文化叢書・叢書外集之二

我的丈夫郭沫若

佐藤富子著

又當投筆請纓時 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 登舟三宿見旌旗
願將殘骨埋諸夏 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多蹈厲 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
由日本回來了

戰時文化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 6060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07 EAST 59TH STREET
CHICAGO, ILL. 60637
TEL: (312) 837-3000
FAX: (312) 837-3001
WWW.UCHICAGO.PRESS.EDU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戰時文化叢書・叢書外集之二

我的丈夫郭沫若

佐藤富子 著
戰時文化出版社

我的丈夫郭沫若

著者 佐 籐 富 子

編輯者 曉 華 · 重 子

發行者 戰時文化出版社

漢口民生路河街一〇二號

印刷者 掃蕩報工務課

總經售

漢口民生路四十八號
戰時文化出版社武漢經理處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再版

弁言

「郭沫若先生回國了」！這是新中國文壇在抗戰開始以後第一筆大事。郭先生致力新文學運動，畢生的精力，幾乎全都用之於此。十年前，悄然地離開了中國，蟄居日本。十年後，中國對日戰爭開始了，他又悄然地回到了中國。十年，十年是多麼長的時間，我們該怎樣慶幸於郭先生的歸來。

和任何人的回國不同，郭先生這一次的歸來，是帶着兩種不同的心境：一顆赤誠的心在跳動着說：「回國了，參加到抗日的陣線來了」，而同時一顆寂寞的心在顫慄着說：「回國了，妻兒子女都拋開了。」爲了民族，爲了國家，郭先生終竟抱住了這一顆寂寞的心。

在日本，還留着他的夫人和他的子女。一對感情很好，同過艱苦，共過患難的夫妻，現在是分離了。而且兩個國家正對準着槍砲子彈和飛機在作立體與平面的戰爭。

他的夫人，是有無限的感慨的。

何況他出走的時候，他的夫人一點也不知道。

追憶起昔日的光景，她只有祈禱戰爭趕快結束。

然而侵略者正猛烈地向她的夫之國進攻，她的願望，什麼時候可以達到呢？這一點熱情，郭夫人只好宣示於她的文字中了。

「我的丈夫郭沫若」於是用熱情，眼淚，還有無窮盡的希望交織而成。

這無異對侵略者猛烈的攻擊。

當我讀完這篇東西，我爲郭夫人洒出同情的淚。同樣，我爲每一個日本婦人而太息。侵略者的巨掌不僅抓去了郭夫人親愛的中國丈夫，而且把成千累萬日本婦女的日本丈夫都抓去了。

這篇文章的原文刊在日本新近出版的「新女苑」三月號中，在上海，首先由中國日報翻譯刊出。當上海的友人爲我寄來這一篇譯作的時候，我們真有說不出的感想。

爲了紀念這偉大的戰爭中文壇的大事，我們拿來出版成爲一個小冊子了。同時，更爲了使其系統的說明郭先生回國以後的感想和工作，又拿了郭先生自撰的「由日本回來」的日記集在一塊，末了，更以幾個文學青年對郭先生的描寫文字舊集一起，這樣使我們看出郭先生的一生。

我私心非常慶幸，我覺得這份工作是應當做的。

金重子。二十七年五月一日。漢口。

郭沫若小傳

郭沫若（一八九三——）四川嘉定府人，畢業於日本福岡帝國大學醫科，幼小時對於詩詞既非常愛好，在帝大時對於文學的嗜好却更加熱烈。據說他那時最先讀太戈爾的東西，什麼都看。其次讀海涅的戀歌等。第三讀的是惠特曼的草葉集，第四是雪萊，第五是歌德……。女神，星空上的詩便是這時代完成的。他自畢業於帝大後，即投身於文藝運動，與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等組織創造社，主編「創造月刊」，「創造週報」，「創造季刊」等，開闢中國新文藝運動的一個新紀元。在思想上，那時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在行動上，完全是一種浪漫主義文藝運動。但自一九二四年翻譯了河上肇的東西，一九二六年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革命與文學」後，曾打破了他的藝術至上主義主張，而提倡革命文學，曾轟動一時。湊巧那時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他得有機會去參加革命的實際運動，當革命軍克定武漢，他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後國軍克

復南京，寧漢分裂，他復捨棄了政治生活，東渡日本，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以外，還埋頭於中國甲骨文之研究，頗有驚人之成績。

新近，他的名聲又開始在中國文藝界甚至是一切青年的腦海中活躍了。二十六年八月，自海外歸，在滬主持救亡日報，爲國努力。淞滬淪陷後，救亡日報遷粵，他仍在粵主持。後經當局電邀來漢，現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掌管抗戰宣傳事宜。

目次

弁言

郭沫若小傳

我的丈夫郭沫若

佐藤富子

1. 在九州帝大醫科畢業回國以前……………一
2. 在貧苦的掙扎的創造社時代……………四
3. 從上海到廣東……………七
4. 武漢時代的佐藤爲母親的精神……………九
5. 危險萬分中在漢口的夫妻團聚……………一一
6. 在日本亡命十年……………一三
7. 夫之國與妻之國交戰之後……………一四

由日本回來了

郭沫若

1. 由日本回來了

七一

2. 回到上海

三五

3. 謁見 蔣委員長

三九

關於郭沫若

重子·曉華選輯

1. 在軍中

四五

2. 播音之前

五〇

3. 武漢觀感

五一

4. 抗戰一夕談

五四

我的丈夫郭沫若

佐藤富子

(一) 在九州帝國醫科畢業回國以前

以異國人爲夫的我，在這人生的長途中，正過着他人所不能想像到的無限的悲哀和喜悅。現在，就像走路的人，被路上石子絆倒一下似的，即刻忘記那一時的痛苦，無論是悲哀，喜悅，一切，都把它拋棄在遠遠的記憶之外。雖然在我胸中的一角，仍殘留着些微的甜蜜底回憶，但光是這次的痛苦，無論何時若湧上了我的心頭，那就使我的背脊上感覺得冰冷了。

我無論比誰的心都熱望，熱望這次與中國的戰爭，趕快了結，我日以繼夜的祈禱着。我時常回想着我們的過去。

郭沫若與我結婚時，他還是中國留學生，就學於九州帝國大學的醫學部。「以支那

人爲夫」像這樣的非難，雖環繞在我們周圍，但我們沈浸在互相了解和純愛之中。背後雖有人如此的指說，而我們也一笑置之。

那時生活並不寬裕，但已慣於貧困的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痛苦，相反，郭却以情熱之心，講起將來的前途，使我們覺得今日之貧，是爲明日的我，我們非常歡欣，而等待幸福的來臨。

在將近卒業的某一天，郭突然告訴我說，他想不學習醫了，改進京都帝大的文科，學文學。當時我乍聽之下，簡直發了呆，我立刻嚴厲的反對。我雖然了解他想學文學的心境，但我一想到將來的生活及其他，我無論如何是不同意郭的轉向的，我勸他說，文學雖可以得到任何職業，但還是學點真正的技術比較好些。於是，郭非常的失望，臉上表情得非常痛苦。

「我的聽覺不敏，不能使用聽診器，這是很難過的啊。」

我聽到了這一句話，一直到我的胸底，我吃驚了，我堅強反對他去學習文學。

但他在我面前，從此就不提起學習文學的事情，反而對於學習醫學比從前更加熱心了。有一天夜晚，我無意地窺探郭的房間，看他把聽診器放在自己的胸口，以耳努力的聽診，大約是聽不清吧！這時我看見他有說不出來的痛苦表情，我真不知是向他感謝或是道歉的好，我記得臉上發熱，我勸他不學習文學的熱情，反而使郭苦惱了。

郭爲安我的心，終於在苦悶之下修完了九大醫科的課程，畢業了。這時我已有了小孩（長男），我也特意的去做慶祝卒業宴的小菜，雖然是很丟臉的，但我們心裏很明白地知道，比每日的生活豐富些，我們不問第一位如何的非難，我們還是毫不躊躇的去請朋友，我們雖貧，但我們多麼的快樂去等待這慶祝卒業晚宴的降臨。

不久，郭受聘於重慶英人所經營的醫院，要離開日本，這對於我是多麼的感傷，但一想到郭與小孩所住的地方，也就是我的故鄉，無論在中國，在日本，只要父，母，子，一同過着共同的生活的話，那我也無所謂感傷了，無論何處，都是我喜歡安住的地方。

(二)在貧苦的掙扎的創造社時代

從重慶病院寄來了旅費三百元，這時也像要回到我自己故鄉的心境似的，我要從此告別日本了。

可是，一到上海，郭的心境忽然改變了，長期間潛沉在心裏不忘的文學，因看見中國人民的水準低下，和朋友們的熱烈文學運動。就如火如茶般的立即燃燒起來。

「醫術是必要的，但提高中國的文化，是更加必需啊！我要去建設中國的近代文學。並且這事，是我們的義務。」

如火似茶的熱意，從郭口里吐出來，那我能做怎樣的事情呢！這已經抓住了郭的心了。

反顧為全中國而生活着的人，中國才是必要的，而只顧着個人 在中國怕是多餘的吧。一個人的力量並不大，但只要像郭那樣向這方向進行——雖說是微力——我也很可以為郭之妻而無愧了。

在英租界靜安寺路的一角，我們選定了房子。那裏風景很美麗，又很靜寂，郭的姐姐寄來的三百元，我們寄還給重慶的病院。從此，郭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活。那時大概是大正十二年左右吧。

然而，文學生活，決不是舒服的，也沒有一個人來引導他，因為沒有前輩，所以也沒有人去批評他的作品，同時也沒有人去推薦他的作品，郭在文學上，是孤獨的。作品一篇也賣不掉，但郭仍努力的寫下去。他對於生活，對於文章能賣去不能賣去，簡直完全不放在心頭。

生活仍然如從前一樣的貧苦，但以自己的力量去生活，自然，這是無比的快樂。

後來郭說要成立創造社，開始全中國青年的活動。這就是以文學爲主的青年運動。每一股票，定爲五元，不久即集有一千五百元的資本，這是全中國各處的青年以強力來支持郭的。現在，中國青年對於郭還是抱有好感，就因爲郭發動了這次運動。

創造社方面，不久即發行了機關雜誌，郭以全力赴之。寫了很深刻的充滿了熱情的

文字，這些文字，都深印在青年的心裏。中國青年男女們，對其文字如現代的聖經一樣看待，都讚美給予青春的熱情，和純情與理想之心的食糧。

這是說不出，也形容不出來的大手，很堅牢的抓着青年，而開始震動了新的中國。然而我們的生活，仍然是很貧苦的。郭對於金錢，對於家中生活，簡直完全不存諸於心。

若是說百元可過一生吧，郭想到這是可能的，若說千元不能過一月，郭仍舊想到這也許是這樣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個男子。

有了這樣丈夫的家庭，自然我只靠自己守家，看護孩子了。從這時起，我有了爲母親的覺悟及意識，就是丈夫不能回家時，我一個人還是要教養我們的孩子。

大約像這樣的生活，我們過了一年多吧，因此我知道我過不慣上海生活的理由了。這也不僅是我是日本人，總之，像這樣的上海生活，我是過不慣的，於是與郭商議之下，我帶了孩子到九州福岡。但在二個月後郭也回來了，從此我們糊塗地過了一年。若以